東塾讀書記

東塾讀書記卷十二

番禺陳澧撰

諸子書

韓昌黎進學解稱孟荀二儒吐辭爲經謝金圃荀子序云小戴所傳三年問全出禮論篇樂記鄉飲酒義所引俱出樂論篇聘義子貢貴玉賤珉亦與德行篇大同大戴所傳禮三本篇亦出禮論篇勸學篇即荀子首篇而以宥坐篇末見大水一則附之哀公問五義出哀公篇之首則知荀子所著載在二戴記者尙多澧謂此吐辭爲經之證也文心雕龍諸子篇云其純粹者入矩三年問喪寫乎荀子之書此純粹之類也昌黎讀荀子則云時若不醇粹劉彥和論禮記所取諸篇昌黎總論之言各有當也

荀子書開卷即曰學不可以已青取之於藍而青於藍冰水爲

之而寒於水然則所謂學不可以已者欲求勝於前人耳其非十二子實專攻子思孟子黃東發云欲排二子而去之以自繼孔子之傳也（日鈔卷五十五）故其非十子但曰它囂魏牟也陳仲史鰌也墨翟宋鈃也愼到田駢也惠施鄧析也獨於子思孟子則曰子思孟軻之罪也且非子思孟子之語亦僅多於它囂之等（韓詩外傳取此篇而刪其非子思孟子之語困學紀聞遂謂非子思孟子者爲韓非李斯之流託其師說以毀聖賢此欲爲荀子回護耳然又云直哉史魚以爲盜名可乎則亦不能回護矣）其言曰案飾其辭而祇敬之曰此眞先君子之言也（楊倞注云先君子孔子也）子思唱之孟軻和之世俗之溝猶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傳之以爲仲尼子游爲茲厚於後世據此則當時儒者皆深信子思孟子得孔子之傳矣尚可排而去之乎後來王子雍之於鄭康成陸子靜之於朱晦菴又從而效之夫亦可以不必矣（陸子靜謂有子子貢子夏諸賢亦似效荀子也）

非十二子篇又云弟佗其冠神禫其辭禹行而舜趨是子張氏之賤儒也正其衣冠齊其顏色嗛然而終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賤儒也（困學紀聞云荀卿之譏毀過矣然因其言可以想見子夏門人之氣象）偷儒憚事無廉恥而耆飲食是子游氏之賤儒也此詆子游氏甚於子張子夏氏何以獨惡子游如此觀其非子思孟子云世俗以爲仲尼子游爲茲厚於後世或子思孟子之學出於子游歟

孔叢子云趙王問子順曰今寡人欲求北狄不知其所以然荅曰誘之以其所利而與之通市則自至矣王曰寡人欲因而弱之若與交市分我國貲散於夷狄是彊之也可乎荅曰夫與之市者將以我無用之貨取其有用之物是故所以弱之之術也如斯不已則夷狄之用將麋於衣食矣殆可舉棰而驅之豈徒弱之而已乎（陳士義篇）孔叢僞書可取者少獨此一段讀之令人感

憤不已自明以來外夷與中國交市彼正以無用之物弱我也古人弱夷狄之術而今夷狄以之弱中國悲夫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自今以後勿取其無用之貨乃中國自强之術也不取其貨則彼失其所利是即弱夷狄之術也後世當有讀孔子順之言而得治夷狄之術者乎

戰國時儒家之書存於今者鮮矣澧以爲屈原之文雖詩賦家其學則儒家也離騷云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又云汨吾若將不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有天資有學力而又及時自勉也涉江云被明月兮佩寶璐世溷濁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馳而不顧駕青虬兮驂白螭吾與重華遊兮瑶之圃登崑崙兮食玉英與天地兮比壽與日月兮齊光此言人不知而不慍與古聖人爲徒高矣美矣足以不朽也橘頌云深固難徙廓其

無求兮蘇世獨立橫而不流兮此中庸所謂强哉矯也此靈均之學也宋玉九辨亦云獨耿介而不隨兮願慕先聖之遺教處濁世而顯榮兮非余心之所樂與其無義而有名兮寧窮處而守高食不媮而爲飽兮衣不苟而爲溫竊慕詩人之遺風兮願託志乎素餐其對楚王問自謂瓌意琦行超然獨處非夸語也杜子美稱之曰風流儒雅亦吾師眞可謂儒雅矣眞可師矣彼罵宋玉爲罪人者烏足以知之皇甫持正荅李生第二書云筆語末有駱賓王一字已罵宋玉爲罪人○朱子楚辭集注云景差大抵近於儒者窮理經世之學此尤非朱子不足以知之也

管子之書史記采入列傳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此最精醇之語其餘則甚駁雜其言曰惠者民之仇讎也法者民之父母也法法篇羣臣之不敢欺主者非愛主也以畏主之威勢也百姓之爭用

非以愛主也以畏主之法令也明法解凡所謂忠臣者務明術同上如此類者法家語也故藝文志以管子列於法家或後之法家以其說附於管子書歟直齋書錄解題謂管子似非法家又有云有名則治無名則亂治者以其名樞言督言正名故曰聖人心術上篇凡物載名而來聖人因而財之同上如此類者名家之言也又云虛無無形謂之道同上天曰虛地曰靜乃不伐潔其宮開其門去私毋言神明若存紛乎其若亂靜之而自治强不能徧立智不能盡謀故必知不言無爲之事然後知道之紀同上此則老子之說矣又云仁從中出義從外作戒篇告子之說出於此歟抑告子之徒所依託者歟又云人君唯毋聽兼愛之說此尤後人所依託也其地員篇則農家者流藝文志農家之書無存者於此可見其大畧蓋一家之書而有五家之學矣

管子書所用權術後世多不可用或其事由於虛造或當時人心近古可以欺之後世人皆狡猾不復可以此欺之矣通典輕重篇載其事而自注云凡問古人之書蓋欲發明新意隨時制事其道無窮而況機權之術千變萬化若一二楷模則同刻舟膠柱耳

老子云使人復結繩而用之晁子止云蓋三皇之道也郡齋讀書志卷三上趙邠卿云五帝以來有禮義上下之事不可復若三皇之道孟子滕文公章句上崔寔政論云俗士苦不知變以爲結繩之約可復理亂秦之緒後漢書本傳好老子之說者自以爲高而不知適成爲俗士也王介甫太古篇云太古之道果可行之萬世聖人惡用制作於其間必制作於其間爲太古之不可行也吾以爲識治亂者當言所以化之之術曰歸之太古非愚則誣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此所謂正言若反也吳草廬注

云老子一書皆是此意澧謂佛氏書亦然如云佛說般若波羅蜜卽非般若波羅蜜是也

不尙賢使民不爭司馬溫公注云賢之不可不尙人皆知之至其末流之弊則爭名而長亂故老子矯之此一矯字足以盡老子之學矣

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先人以其身後之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强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吳草廬注云老子大槪欲與人之所見相反而使人不可測知孫吳申韓之徒用其權術陷人於死而人不知其立言不能無弊有以啟之澧案孫子云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始計篇又云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無知易其事革其謀使人無識九地篇此老子之術

也吳子則無此等語草廬遂及之耳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吳草廬注云其流之弊則爲秦之燔詩書以愚黔首程子云秦之愚黔首其術蓋亦出於老子二程遺書卷十五澧案韓非云商君教秦孝公燔詩書而行法令和氏篇○困學紀聞云史記商君傳不言燔詩書何義門評云意者商鞅所燔止於國中至李斯乃流毒天下是燔詩書始於商鞅姚姬傳洪稚存皆有此說故其言曰民不貴學則愚愚則無外交國安不殆墾令篇韓非亦云羣臣爲學者可亡亡徵篇韓非之學出於老子商鞅也莊子亦云絕聖棄智大盜乃止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乃可與論議胠篋篇惜乎莊子不見秦始皇焚書而勝廣大盜乃起也

老子云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文子述老子之言則云德者民之所

貴也仁者民之所懷也義者民之所畏也禮者民之所敬也此四者文之順也聖人之所以御萬物也君子無德則下怨無仁則下爭無義則下暴無禮則下亂四經不立謂之無道（道德篇）此非老子之言老氏之徒知仁義禮之不可無而爲是言耳然又恐背老子之旨故又云深行之謂之道德淺行之謂之仁義薄行之謂之禮智（上仁篇）此所謂遁辭也（史記孟荀列傳索隱引別錄云文子子夏之弟子然則文子蓋嘗爲儒家之學故依違於二者之閒也）

洪稚存云自漢興黃老之學盛行文景因之以致治至漢末祖尚元虛於是始變黃老而稱老莊陳壽魏志王粲傳末言嵇康好言老莊老莊並稱實始於此即以注二家者而論爲老子解義者鄰氏傅氏徐氏河上公劉向毋丘望之嚴遵等皆西漢以前人也無有言及莊子者注莊子實自晉議郎清河崔譔始而

向秀司馬彪郭象李頤等繼之（聚珍堂王氏合刻河上公老子章句郭象莊子注敘）豐案此考老莊諸家注甚詳至黃老之學則不自漢興乃盛行也史記孟荀列傳云慎到田駢接子環淵皆學黃老道德之術蓋其時已盛行矣

漢桓帝事黃老道（後漢書循吏王渙傳）張角奉黃老道（皇甫嵩傳）漢初以黃老治其末亦以黃老亂嗚呼可不戒哉

道家者流歷記存亡禍福知卑弱以自持（此漢書藝文志語）馬季長不應鄧騭之命飢困悔歎以為非老莊所謂其後遂為梁冀草奏李固（後漢書本傳）此誤於卑弱也嵇叔夜讀莊老重增其放（與山巨源絕交書）後遂為司馬昭所殺此誤於放縱也二者皆可為好老莊之戒也（馬季長已言老莊洪稚存云始於嵇康亦非）

莊子云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德充符）此託為孔子語又云

知天子之與己皆天之所子（人間世）此託為顏子語張橫渠西銘即此意

莊子云顏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人間世）此託為孔顏問答呂與叔有詩云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始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顏氏得心齋（二程遺書卷十八又見上蔡語錄）此則誤以莊子寓言為孔顏之學矣

楊朱是老子弟子（見列子黃帝篇及莊子寓言篇莊子云陽子居子居蓋朱之字）故禽滑釐問楊朱云以子之言問老聃關尹則子之言當矣（列子楊朱篇）荀子云言談議說已無異於老墨而不知分是俗儒者也（儒效篇）所謂老墨即楊墨也老子云故貴以身為天下則可以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則可以託天下吳草廬注云愛惜貴重此身不肯以之為天下楊朱為我之學原於此

楊朱云百年之壽大齊得百年者千無一焉設有一者孩抱以逮昏老幾居其半矣夜眠之所弭晝覺之所遺又幾居其半矣痛疾哀苦亡失憂懼又幾居其半矣量十數年之中逌然而自得亡介焉之慮者亦亡一時之中爾則人之生也奚爲哉奚樂哉爲美厚爾爲聲色爾而美厚復不可常厭足聲色不可常翫聞乃復爲刑賞之所禁勸名法之所進退遑遑爾競一時之虛譽規死後之餘榮偊偊爾順耳目之觀聽惜身意之是非徒失當年之至樂不能自肆於一時重囚纍梏何以異哉列子楊朱篇○以下引楊朱語皆列子楊朱篇莊子云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無窮之閒忽然無異騏驥之馳過隙也不能說其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

也盜跖篇此二說正同故楊子雲云莊楊墨晏也法言五百篇云莊楊蕩而不法墨晏儉而廢禮○莊子齊物論云儒墨之是非史記莊周傳云剽剝儒墨莊子是楊朱之學故言儒墨之是非而剽剝之也列子言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又述其言云不逆命何羨壽不矜貴何羨名不要勢何羨位不貪富何羨貨此之謂順民也又云野人之所安野人之所美謂天下無過者又云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澧案楊朱之學此其大略也蓋人人不羨名位則朝無篡弒之臣不羨貨利則野無盜竊之民各安其所安各美其所美故天下治矣然欲如此必先使天下無窮民而後可彼其言曰宋國有田夫常衣縕黂以過冬暨春東作自曝於日曰負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獻吾君將有重賞然田夫若無縕黂以過冬何能待春日負暄乎且使無田則安有東作乎此雖寓言然其說則有不可通者矣惟不逆命

歟語可見其人品頗高故孟子曰逃楊必歸於儒蓋頗近於儒耳

楊朱云天下之美歸之舜禹周孔天下之惡歸之桀紂凡彼四聖者生無一日之歡死有萬世之名名者固非實之所取也雖稱之弗知雖賞之不知與株塊無以異矣彼二凶也生有從欲之歡死被愚暴之名實者固非名之所與也雖毀之不知雖稱之弗知此與株塊奚以異矣彼四聖雖美之所歸苦以至終同歸於死矣彼二凶雖惡之所歸樂以至終亦同歸於死矣以舜禹周孔儕於桀紂孟子之距之非好辯也善與惡皆擯而空之已似後世禪家宗旨矣

楊朱云忠不足以安君適足以危身義不足以利物適足以害生然則不必以忠事君以義利物也此孟子所謂無君所謂充

塞仁義也

楊朱云太古至於今日年數固不可勝紀但伏羲以來三十餘萬歲賢愚好醜成敗是非無不消滅列子云夏革曰物之終始初無極已殷湯曰然則上下八方有極盡乎革曰無則無極有則有盡無極之外復無無極無盡之中復無無盡（湯問篇）又云長盧子曰天地空中之一細物（天瑞篇）澧案列子此所述諸說既以爲始終無極上下八方無極而且無無極天地但爲空中細物三十萬歲之人事無不消滅何難舉而空之乎此列子所以貴虛也（天瑞篇或謂子列子曰子奚貴虛）列子乃中國之佛也（黃山谷跋亡弟嗣功列子冊云列子書時有合於釋氏朱子語類云佛氏之學亦出於楊又云列子言語多與佛經相類卷一百二十六子史精華釋道部采列子莊子同於宗門者十餘條）

楊朱云太古之人知生之暫來死之暫往列子云林類曰死之

與生一往一反故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天瑞）此即輪迴之說也（錢辛楣養新錄洪稚存曉讀書齋初錄皆以為釋氏之說出於此）孟孫陽問楊子曰有人於此貴生愛身以蘄不死可乎曰理無不死以蘄久生可乎曰理無久生且久生奚為百年猶厭其多況久生之苦也乎孟孫陽曰若然則踐鋒刃入湯火得所志矣楊子曰不然究其所之以放於盡何遽遲速於其間乎觀此則楊朱雖為孟子所距然猶高於後世神仙家也（以生為苦亦與佛氏同）

墨子云別士之言曰吾豈能為吾友之身若為吾身為吾友之親若為吾親是故退睹其友飢即不食寒即不衣（澧案此謂友飢而不餽以食友寒而不贈以衣也）疾病不侍養死喪不葬埋別士之言若此行若此兼士之言不然行亦不然曰吾聞為高士於天下者必為其友之身若為吾身為其友之親若為其親然後可以為高士於天

下（兼愛下篇）當時楊氏爲我墨氏兼愛兩家爭辯故有別士兼士之目也（又有別君兼君之目用楊氏之說者爲別君用墨氏之說者爲兼君也）

諸子之學皆欲以治天下而楊朱之計最疎墨翟之計最密楊朱欲人不貪然人貪則無如之何老子欲人愚然人詐則無如之何商鞅韓非皆欲人畏懼而自禍其身墨翟兼愛非攻人來攻則我堅守何以爲守蓄其人民積其貨財精其器械而又志在必死則可以守矣此墨翟之所長也（三國志劉巴傳注引零陵先賢傳云巴曰內無楊朱守靜之備外無墨翟務時之風務時二字足以盡墨氏之學）

備城門備高臨備梯備水備突備穴備蛾附（畢氏注云蛾同蟻）迎敵祠旗幟號令襍守十一篇所謂墨守也此乃最古之兵書惜其文多脫誤難解近者藤縣蘇時學（舉人字爻山）著墨子刊誤是正頗多稍稍可讀矣

魯問篇云魯人有因子墨子而學其子者其子戰而死其父讓子墨子子墨子曰子欲學子之子今學成矣戰而死而子愠是猶欲糶糶讐則愠也讐與售同淮南子云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還踵泰族訓呂氏春秋云墨者鉅子孟勝善荊之陽城君陽城君令守於國荊王薨羣臣攻吳起兵於喪所陽城君與焉荊罪之收其國孟勝曰受人之國不能死不可其弟子徐弱曰死無益也而絕墨者於世不可孟勝曰我將屬鉅子於宋之田襄子徐弱曰若夫子之言弱請先死以除路還歿頭前於孟勝因使二人傳鉅子於田襄子孟勝死弟子死之者百八十三人以致令於田襄子畢氏校本云句上當有二人二字以猶已也遂反死之上德篇○案墨氏所謂鉅子猶沙門傳衣者也呂氏春秋去私篇又有墨者鉅子腹䵍高誘注皆云鉅姓畢氏已駁正之

遵案墨子之學以死爲能戰國時俠烈之風蓋出於此孟子所

謂墨子摩頂放踵摩猶糜也謂糜爛也劉孝標廣絕交論云皆願摩頂至踵隳膽抽腸江文通詣建平王上書云剖心摩頂以報所天任彥昇奏彈曹景宗云自頂至踵功歸造化潤草塗原豈獲自已皆用孟子語也皆糜爛而死之謂也晏子春秋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以勇力聞晏子請景公使人餽之二桃曰三子何不計功而食桃三子挈領而死諫下齊有北郭騷者養其母不足晏子分倉粟以遺之晏子見疑于景公出犇北子令其友隙劍奉而從造于君庭曰晏子去齊國齊必侵矣方見國之必侵不若死請以其友曰盛吾頭于笥中退而自刎其友曰北郭子為國故死吾為北郭子死又自刎景公大駭追晏子反雜下以死為能者其風氣蓋出於此也

孟子謂墨子無父嘗疑其太甚讀墨子書而知其實然也墨子書云公孟子曰三年之喪學吾之慕父母子墨子曰夫嬰兒子之知獨慕父母而已父母不可得也然號而不止此亓故何也即愚之至也然則儒者之知豈有以賢於嬰兒子哉公孟篇此之

謂無父

韓非子云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儒者破家而葬服喪三年大毀扶杖夫是墨子之儉將非孔子之侈也是孔子之孝將非墨子之戾也顯學篇韓非猶以墨子爲戾孟子謂之無父不亦宜乎蓋專欲富國强兵遂至於戾而無父而不顧是則墨子之學矣

公孟篇云子墨子與程子辯稱於孔子程子曰非儒句何故稱於孔子也子墨子曰是亦當而不可易者也今鳥聞熱旱之憂則高魚聞熱旱之憂則下當此雖禹湯之謀必不易矣鳥魚可謂愚矣禹湯猶云因焉今翟曾無稱於孔子乎遭謂墨翟稱孔子不可易是其是非之心有幾希之存乃一聞駁詰之語而遽爲强辯至以鳥魚之愚比孔子而自比禹湯其狂悖至此而極

矣晏子春秋毀詆孔子者五章劉向第錄以爲非晏子言疑後世辯士所爲者豈謂茲墨氏所妄造也

貴義篇云子墨子曰以其言非吾言者是猶以卵投石也盡天下之卵其石猶是也不可毀也墨翟自信之堅自詡之妄如此論衡云墨家之議自違其術其薄葬而又右鬼死者審有知而薄葬之是怒死人也薄葬篇○案書篇亦有此說此王充之以其言非墨子之言也墨子將何辭以對耶孰石孰卵耶漢書藝文志董子一篇自注云名無心難墨子今其書不傳可惜也

邵特夫云墨子經及經說有中西算法澧因取而讀之如經上云平同高也此即海島算經所謂兩表齊高也又云直參也即海島算經所謂後表與前表參相直也又云纑間虛也說云纑虛也者兩木之間謂其無木者也九章算術劉徽注云凡廣從相乘謂之羃即此所謂纑也海島算經云以表高乘表間李淳

風注云前後表相去爲表閒卽所謂兩木之閒無木者也又云端體之無序而最前者也說云端是無同也此所謂點卽西人算法所謂點也體之無序卽所謂線也序如東序西序之序猶言兩旁也幾何原本云線有長無廣卽此所謂無序謂無兩旁也幾何原本又云線之界是點卽所謂最前也幾何原本又云直線止有兩端兩端上下更無一點卽所謂無同也又云有閒中也閒不及旁也說云有閒（舊作間畢本改作閒是也）謂夾之者也閒謂夾者也幾何原本云直線相遇作角爲直線所在直線界中之形爲直線形皆此所謂有閒也線與界夾之也又云中同長也說云心中自是往相若也又云圜一中同長也幾何原本云圜之中處爲圜心一圜惟一心無二心圜界至中心作直線俱等卽此所謂一中同長也此其文義易明者其脫誤難明者細繹之

算術嘗更多耳

特夫又云經下所云臨鑑而立景到（畢注云即今影倒字）謂窪鏡也澧案經說下云足敝下光故成景於上首敝上光故成景於下此解窪鏡照人影倒之故也（畢云以表言非也）又云鑒者近中則所鑒大景亦大遠中則所鑒小景亦小（畢云以鏡言是也）此則謂突鏡也今西洋人製鏡之巧不過窪突二法而墨子已知之惜其文多脫誤難解耳（經說下又有云挈有力也引無力也就卽西人起重之法惜特夫已逝如其尚存當能解之）

天志中篇云且吾所以知天之愛民之厚者有矣曰磨爲日月星辰以昭道之制爲四時春秋冬夏以紀綱之雷降雪霜雨露以長遂五穀麻絲使民得而財利之列爲山川谿谷播賦百事以臨司民之善否爲王公諸伯使之賞賢而罰暴賊金木鳥獸從事乎五穀麻絲以爲民衣食之財今有人於此驩若愛其子

竭力單務以利之其子長而無報子求父故天下之君子與謂之不仁不祥今夫天兼天下而愛之撽遂萬物以利之然獨無報夫天而不知其爲不仁不祥也此吾所謂君子明細而不明大也特天以爲此卽西人天主之說豐謂西人事事似墨氏之學惟墨氏非攻彼則好攻不同耳關尹子二柱篇云天非自天有爲天者地非自地有爲地者譬如屋宇舟車待人而成彼不自成此亦與天主之說無異但關尹子乃後人依託之書耳

貴義篇云子墨子南遊使衛關中載書甚多弦唐子曰吾夫子教公尙過曰揣曲直而已今夫子載書甚多何有也子墨子曰昔者周公旦朝讀百篇夕見漆十士翟上無君上之事下無耕農之難吾安敢廢此今若過之心者數逆於精微旣已知其要矣是以不敎以書也黃東發之論陸象山曰象山雖謂此心自靈此理自明不必他求空爲言議然亦未嘗不讀書至其於諸

儒之讀書則指爲胈賊爲陷溺曰鈔卷四十二殆與墨子暗合者歟墨子書引尚書者甚多如尚賢中篇下篇尚同中篇皆引呂刑明鬼下篇引禹誓甘誓也其所屢引仲虺之告及太誓而孟子書載墨者夷之之言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獨以康誥歸之儒者蓋指大學引康誥如保赤子故以爲儒者之道也墨子弟子見於墨子書者程繁管黔滶畢注云疑敖字游高石子駱滑氂弦唐子公尚過勝綽禽滑釐高孫子見於漢書藝文志者隨巢子胡非子又有我子顏注引劉向別錄云爲墨子之學不言墨子弟子又有田俅子志但云先韓子亦不言墨子弟子韓非子顯學篇有相里氏之墨相夫氏之墨鄧陵氏之墨集聖賢羣輔錄有宋鈃尹文之墨相里勤五侯子之墨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墨莊子天下篇有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孟子書有墨者夷之呂氏春秋有墨者孟勝徐弱田襄子腹䵍論衡福虛篇有墨者之役纏子晉魯勝注墨辯叙云惠施公孫龍祖述

其學（晉書本傳）孟子所謂墨翟之言盈天下此可見其略也

荀子云上功用大儉約而慢差等是墨翟宋鈃也楊倞注云宋鈃孟子作宋牼（非十二子）韓非子云宋榮子之議設不鬬爭（顯學篇）宋榮亦即宋牼（集聖賢羣輔錄之宋鈃即宋鈃）宋牼說秦楚罷兵是爲設不鬬爭而其意則在懷利孟子告之曰何必曰利與首章告梁惠王同然則首章何必曰利之一言即距墨氏之要言也

畢秋帆云經上下經說上下四篇有似堅白異同之辯（墨子畢氏刻本孫淵如附記此語）澧案大取篇云非白馬焉執駒焉說求之舞說非也又云苟是石也白敗是石也盡與白同是石也（此二條皆似有誤字）小取篇云白馬馬也乘白馬乘馬也驪馬馬也乘驪馬乘馬也盜人人也多盜非多人也無盜非無人也愛盜非愛人也不愛盜非不愛人也澧案此與公孫龍之說相似公孫龍之學出於墨氏

此其證也然墨子言白馬馬也公孫龍則云白馬非馬其說云求馬黃黑馬皆可致求白馬黃黑馬不可致故曰白馬非馬又云堅白石三可乎曰不可視不得其所堅拊不得其所白且猶白以火見而火不見而火與目不見而神見堅以手而手以捶是捶與手知而不知而神與不知神乎是之謂離焉皆較墨子之說更轉而求深皆由於正言若反而加以變幻然其末篇則云古之明王審其名實愼其所謂其大旨不過如是何必變幻乎後世談元談藝者皆有類於此○三國志鄧艾傳注云爰俶長子翰翰子俞辯於論議採公孫龍之辭以談微理

孟子趙注云告子兼治儒墨之道澧案墨子公孟篇云子墨子曰告子稱我言以毀我行又云二三子復於子墨子曰告子勝爲仁子墨子曰未必然也此告子兼治儒墨之證也告子毀墨子之行墨子亦不以告子爲仁總之相詆而已

由不察之書已亡惟羣書治要采其大體篇有云名者天地之綱聖人之符張天地之綱用聖人之符則萬物之情無所逃之矣故善爲主者倚於愚立於不盈設於不敢藏於無事竄端匿疏日本佚存叢書評云疏疑跡示天下無爲是以近者親之遠者懷之示人有餘者人奪之示人不足者人與之剛者折危者覆動者搖靜者安名自正也事自定也是以有道者自名而正之隨事而定之也又云聖人貴名之正也主處其大臣處其細以其名聽之以其名視之以其名命之濃案羣書治要采此篇蓋取其稍醇正者然藏於無事竄端匿疏已見其術矣名者天地之綱云云又可見史記所謂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申子卑卑施於名實者也史記但言其主刑名漢書刑法志云韓任申子秦用商鞅有鑿顛抽脅鑊亨之刑則無異孫皓劉鋹矣韓非子引申子云上明見人備之其不明見人惑之其知見人

惑之不知見人匿之其無欲見人司之其有欲見人餌之故曰吾無從知之惟無爲可以規之一曰申子曰愼而言也人且知女愼而行也人且隨女而有知見也人且匿女而無知見也人且意女女有知也人且藏女無知也人且行女故曰惟無爲可以規之又云獨視者謂明獨聽者謂聰能獨斷者故可以爲天下主外儲說右上又云失之數而求之信則疑矣又云治不踰官雖知不言難三申不害之術於此可見其略矣其所謂無爲者本於老子因而欲使人主自專自祕臣下莫得窺其旨趙高說秦二世所謂天子稱朕固不聞聲秦之亡由此術也劉向別錄稱其尊君卑臣崇上抑下漢書元帝本紀注引此說則有利有病觀於漢魏以後可見也

戰國策云魏之圍邯鄲也申不害始合於韓王王問申子曰吾

誰與而可對曰臣請深惟而苦思之乃微謂趙卓韓鼂曰子皆國之辨士也夫爲人臣者言不必用盡忠而已矣二人各進議於王以事申子微觀王之所說以言於王王大說之（鮑彪注云此術之最下者。韓策）又云申子請仕其從兄官昭侯不許也申子有怨色昭侯曰子嘗教寡人循功勞視次第今有所求此我將奚聽乎申子乃避舍請罪（同上又見韓非子外儲說左上）申不害之劣如此乃稱爲一世之賢士（亦見韓策）何哉

商鞅云以良民治必亂至削以姦民治必治至彊（說民篇）行刑重其輕者輕其重者（同上）重刑而連其罪（賞令篇）王者刑九賞一（去彊篇）王者刑用於將過賞施於告姦（開塞篇）求過不求善（同上）嗚呼既以姦民待良民刑九而賞一矣而賞又施於告姦則不啻刑十而賞無一也又云國有禮有樂有詩有書有善有修有孝有弟有

廉有辯國有十者上無使戰必削至亡國無十者上有使戰必興至王去彊篇六蝨曰禮樂曰詩書曰修善曰孝悌曰誠信曰貞廉曰仁義曰非兵曰羞戰國有十二者上無使農戰必貧至削靳令篇嗚呼禮樂詩書仁義不必與論矣若孝悌則自有人類以來未有不以爲美者而商鞅以爲蝨以爲必亡必削非梟獍而爲此言哉親親尊尊之恩絕矣此太史公論六家要指語車裂不足蔽其辜也莊子云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天運篇此其言孝意已輕之猶不至如商鞅之甚也謝上蔡云孝弟可以論仁而孝弟非仁也此語令人駭絕儒者安得有此言乎此朱子記上蔡論語疑義所引蓋不誤也

自古帝王之法至商鞅而變其言曰苟可以彊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史記列傳尸佼著書非先王之法不循孔氏之術劉向孫卿子後序商鞅師之也見藝文志尸子書已佚觀近人輯本大約

近於名家之說如云以實覈名百事皆成（分篇）又云明分則不蔽正名則不虛（發蒙）是也蓋其悖謬之語盡佚矣是則尸佼之幸也

史記韓非傳云喜刑名法術之學集解云申子之書號曰術商鞅之書號曰法皆曰刑名李奇云韓非兼行申商之術（見漢書武帝本紀注）禮案韓非云申不害言術而公孫鞅為法術者人主之所執也法者臣之所師也此不可一無皆帝王之具也（定法篇）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者也術者藏之於胸中以偶萬端而潛御羣臣者也故法莫如顯而術不欲見（難三篇）問者曰主用申子之術而官行商君之法可乎對曰二子之於法術皆未盡善也申子言治不踰官雖知弗言治不踰官謂之守職也可知而弗言則人主尙安假借矣商君之法曰斬一首者爵一級欲為官者為五十石之官斬二首者爵二級欲為官者

為百石之官今有法曰斬首者令為醫匠則屋不成而病不已夫匠者手巧也而醫者齊藥也而以斬首之功為之則不當其能今治官者智能也今斬首者勇力之所加而治者智能之官是以斬首之功為醫匠也故曰二子之於法術皆未盡善也定法篇然則韓非兼申商之法術而更進焉者也

韓非之學出於老子而流為慘刻者其意以為先用嚴刑使天下不敢犯然後可以清靜而治也至暴秦嚴刑之後漢初果以黃老致刑措矣然秦以嚴刑而亡漢以清靜而治嚴刑者近受其禍清靜者遠受其福韓非未見及此也彼欲於其一身先用嚴刑後享清靜而不知已殺其身已亡其國也且秦雖嚴刑而博浪之椎蘭池之盜陳勝吳廣之揭竿而起何嘗畏嚴刑哉況漢初雖云刑措而游俠犯禁者紛紛而出嚴刑不可恃矣清靜

亦何可恃乎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韓非之學出於老子而流爲慘刻者在此

老子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惜乎韓非之未解此也罪當死者必死則民畏若不論罪之輕重而皆死則民不犯輕罪而犯重罪矣此陳勝吳廣所謂失期亦死舉大計亦死也

李斯以書對二世引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爲桎梏者又引韓子曰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又引商君之法刑棄灰於道者又引韓子曰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鑠金百鎰盜跖不搏又云滅仁義之塗因烈士之行塞聰揜明若此然後可謂能明申韓之術而脩商君之法史記李斯列傳商鞅申韓之說至此大暢而秦亡矣

韓非云仁者謂其中心欣然愛人也義者君臣上下之事父子貴賤之差也知交朋友之接也親疏內外之分也臣事君宜下

懷上宜子事父宜衆敬貴宜知交友朋之相助也宜親者內而疎者外宜義者謂其宜也禮者所以情貌也羣義之文章也君臣父子之交也貴賤賢不肖之所以別也中心懷而不喻故疾趨卑拜而明之實心愛而不知故好言繁辭以信之禮者外節之所以喻內也故曰禮以情貌也凡人之爲外物動也不知其爲身之禮也衆人之爲禮也以尊他人也故時勸時衰君子之爲禮以爲其身解老篇韓非此說本以解老子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而其解仁義禮三字之義則純乎儒者之言精邃無匹是其天資絕高又其時去聖人未遠所聞仁義禮之說尙無甚謬而其文又足以達之使其爲儒者解孔子之言必有可觀者也法言云莊周申韓不乖寡聖人而漸諸篇則顏氏之子閔氏之孫其如台問道篇○文子道德篇依託老子論德仁義禮四者以兼愛無私爲仁退

謙守柔爲天下雌爲瀞妙之韓非相去霄壤矣

尹文子云以名稽虛實以法定治亂萬事皆歸於一百度皆準於法則頑嚚聾瞽可與察慧聰明同其治也能鄙齊功賢愚等慮此至治之術也大道上○文子下德篇云人才不可專用而度量道術可世傳也故國治可與愚守也而軍旅可以法同也此與尹文子同意名家法家立說之意盡於此數語夫以名法爲治能鄙賢愚混然無別老子所謂不尚賢使民不爭也而不知頑嚚聾瞽之人布滿朝列此眞至亂之術耳徐幹中論云若欲備百僚之名而不問道德之實則莫若鑄金爲人而列於朝也且無食祿之費矣亡國篇尹文之頑嚚聾瞽尚有食祿之費誠不若徐幹之鑄金耳朱子名臣言行錄卷六載呂夷簡在中書奏令宋綬編次中書總例謂人曰自吾有此例使一庸夫執之皆可以爲相矣此即尹文子之說

愼子云法雖不善猶愈於無法所以一人心也威德篇又云夫投

鈎分財投策分馬非鈎策爲均也使得美者不知所以賜得惡者不知所以怨此所以塞怨望也見羣書治要此後世所以有竹籤傳也竹籤傳見日知錄卷八

列子云孔子曰曩吾脩詩書正禮樂將以治天下遺來世非但脩一身治魯國而已而魯之君臣日失其序仁義益衰情性益薄此道不行一國與當年其如天下與來世矣吾始知詩書禮樂無救於治亂而未知所以革之仲尼篇此假託孔子之言不足與辯但觀其言則凡道墨名法諸家所以自爲其學者皆以爲孔子之詩書禮樂無救於亂而思所以革之也此道墨名法諸家之根源也

漢書藝文志陰陽家鄒子四十九篇鄒子終始五十六篇惜其書亡矣史記云騶衍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

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閎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並世盛衰因載其禨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孟荀列傳此蓋與後世邵康節皇極之書相似其所謂九州每一州有裨海環之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此與近時外國所繪地圖相似但外國所繪者有四五區無九區耳騶衍冥心懸想而能知此亦奇矣哉

史記云湻于髡博聞彊記學無所主孟荀列傳然則學必有所主若但博聞彊記而無所主則成爲湻于髡矣史記又云湻于髡久與處時有得善言同上若并此而無之則更湻于髡之不若矣

史記以湻于髡附入孟荀列傳云其諫說慕晏嬰之爲人又以

髡入滑稽傳澧案戰國時人多辯論詼諧成爲風氣此太史公所以立爲一傳也此風蓋起於晏子故太史公謂淳于髡慕晏嬰也晏子春秋云景公使圉人養所愛馬暴死公怒令人操刀解養馬者晏子侍前問于公曰堯舜支解人從何軀始公矍然遂不支解諫上如此之類乃滑稽之濫觴也凡辯說使人忽然感悟者皆滑稽之類如後世禪家之機鋒亦是也

戰國策云蘇代爲燕說齊先說淳于髡曰人有賣駿馬者往見伯樂曰願子還而視之去而顧之臣請獻一朝之賈伯樂乃還而視之去而顧之一旦而馬價十倍足下有意爲臣伯樂乎臣請獻白璧一雙黃金千鎰淳于髡曰謹聞命矣入言之王而見之齊王大說蘇子燕策淳于髡之貪劣如此蓋戰國之人以受賄爲常事耳衛使客事魏三年不得見衛客患之乃見梧下先生

許之以百金梧下先生曰諾乃見魏王魏王拘見衛客此與齊干晃正相類矣信陵君厚遺侯嬴不肯受曰臣脩身潔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史記信陵君列傳此戰國時所罕見者

鬼谷子云欲聞其聲反默欲張反斂欲高反下欲取反與反應篇此老子之道也又云有守之人目不視非耳不聽邪言必詩書行不淫僻以道為形以德為容貌莊色溫不可象貌而得也如是隱情塞郤而去之又云世無可抵則深隱而待時抵巇篇盧召弓云觀此言是其術遇正人而窮遇明君治世皆無所可用跋鬼谷子盧謂其不必遇正人明君也鬼谷子卒蘇秦假名史記蘇秦傳索隱引樂壹注鬼谷子書云蘇秦欲神秘其道故假名鬼谷戰國策蘇秦說李兌李兌舍人教李兌曰臣竊觀君與蘇公談也其辯過君其博過君願君堅塞兩

耳無聽其談明日蘇秦復見終日談而去趙錄遇李兌舍人而其術已窮何足道哉

唐來鵠讀鬼谷子云捭闔飛箝實時之常態不讀谷之書者其行事皆得自然符契也使天下用聖人之道學溫良忠愨敬讓之心得如自然符契鬼谷之書者則吾見聖人無恨矣

盧召弓又云或問曰如此則是書何以不毀曰凡夫姦邪之情狀畢見於斯爲人主者不可不反覆留意焉庶幾遇若人也洞見其肺肝然彼欲以其術嘗我而我得以逆折之是助上知人之明也何可毀也曾南豐戰國策目錄序云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爲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

陸清獻公云今之讀戰國策者多亦嘗以孟子之道權衡之乎余懼其毒之中於人也故指示其得失使學者嚌其味而不中

其毒戰國策去毒跋禮謂諸子之書皆有毒安得如清獻者盡去其毒使不中於人則善矣郡齋讀書志以戰國策入子部從橫家故今亦以論戰國策者入此卷

世說云袁悅有口才能短長說語人曰少年時讀論語老子又看莊易當何所益耶天下要物正有戰國策後說司馬孝文王大見親待幾亂機柚俄而見誅卷八如袁悅者乃中戰國策之毒而死者也

漢書藝文志云觀九家之言舍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略矣文心雕龍諸子篇云洽聞之士宜撮綱要覽華而食實棄邪而採正柳子厚辯文子云觀其往往有可立者又頗惜之今刊去謬惡亂雜者取其近是者權載之進士策問云九流百家論著利病有可以輔經術而施教化者皆爲別白書之黃氏日鈔讀家語云千載而下倘有任道者出體任微言闡揚奧旨與莊周

及諸子百家所傳述節而彙錄之其有功於聖門匪淺鮮矣澧案隋書經籍志唐書藝文志梁庾仲容沈約皆有子鈔直齋書錄解題有司馬溫公徽言溫公手鈔子書也皆所謂舍短取長者也澧讀諸子書亦節而鈔之於左不鈔荀子者以其醇粹者多鈔之不勝鈔但當如韓昌黎所云刪其不合者以附於聖人之籍耳

管子語史記已采入列傳其餘尚多可取者其言曰道之在天者日也其在人者心也樞言日益之而患少者惟忠日損之而患多者惟欲同上先王之書心之敬執也而衆人不知也故有事事也無事亦事也同上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氣之極也內業○心術下略同凡人之生也必以平正所以失之必以喜怒憂患是故止怒莫若詩去憂莫若樂節樂莫若禮守禮莫若敬守敬莫若靜內靜外敬能反其性性將

大定（同上○心術下）人能正靜者筋肕而骨强（心術）善氣迎人親如弟兄惡氣迎人害於戈兵不言之言聞於雷鼓（同上）無根而固者情也（戒）寡交多親謂之知人寡事成功謂之知用聞一言以貫萬物謂之知道多言而不當不如其寡也博學而不自反必有邪（同上）適身行義儉約恭敬其唯無福禍亦不來矣驕傲侈泰離度絕理其唯無禍福亦不至矣（禁藏）顧憂者可與致道（形勢）寧過於君子而毋失於小人過於君子其爲怨淺失於小人其爲禍深（立政）全生之說勝則廉恥不立（立政九敗解）聖人畏微而愚人畏明（霸言）古之隳國家隕社稷者非故且爲之也必少有樂焉不知其陷於惡也（中匡）善罪身者民不得罪也不能罪身者民罪之（小稱）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門廷遠於萬里今步者一日百里之情通矣堂上有事十日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百里也步者

十日千里之情通矣堂下有事一月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千里也步者百日萬里之情通矣門廷有事期年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萬里也法法 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不可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哤其事亂小匡 甚富不可使甚貧不知恥侈靡 懼之以罪則民多詐小問 論賢不鄉舉則士不及行八觀 商賈之人不論志行而有爵祿也則上令輕法制毀同上 十至私人之門不一至於庭百慮其家不一圖國屬數雖衆非以尊君也百官雖具非以任國也此之謂國無人明法 今情不信之人而求以智用不守之民而欲以固將不戰之卒而幸以勝此兵之三闇也九變

晏子春秋可取者曰為政患善惡之不分問上 羞問之君不能保其身同上 君正臣從謂之順君僻臣從謂之逆諫上諫下同 ○所謂和者君甘則臣酸君淡則臣鹹同上 諸侯並立能終善者為長列士並

學能終善者爲師（同上○問下同）國有三不祥夫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也（諫下）朝居嚴則下無言下無言則上無聞矣下無言則吾謂之瘖上無聞則吾謂之聾（同上）固有受而不用惡有拒而不受者哉（同上）君子無禮是庶人也庶人無禮是爲獸也夫勇多則弒其君力多則殺其長然而不敢者維禮之謂也（同上）人君無禮無以臨其邦大夫無禮官吏不恭父子無禮其家必凶兄弟無禮不能久同（重而異者）夫藏財而不用凶也（諫下）聖人千慮必有一失愚人千慮必有一得（雜下）爲者常成行者常至常爲而不置常行而不休者故難及也（同上）古之能行道者道用與世樂業不用有所依歸不以傲上華世不以枯槁爲名（問下）有良鄰則日見君子（不合經術者）

墨子可取者曰是故國有賢良之士衆則國家之治厚賢良之

士寡則國家之治薄（尚賢上）自貴且智者爲政乎愚且賤者則治自愚且賤者爲政乎貴且智者則亂（尚賢中）凡天下禍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愛生也（兼愛中）譬若築牆然能築者築能實壤者實壤能欣者欣（畢氏注云說文掀舉出也與欣同）然後牆成也爲義猶是也能談辯者談辯能說書者說書能從事者從事然後義事成也（耕柱）世俗之君子貧而謂之富則怒無義而謂之有義則喜豈不悖哉（同上）慧者心辯而不繁說（修身）善無主於心者不留（同上）立辭而不明於其類則必困矣（大取）

老子可取者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七十九章）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爲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二十三章）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强知足者富强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三十三章）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

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二十二章 多言數窮不如守中五章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二十六章 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愼終如始則無敗事六十四章 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二十七章 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五十七章 法令滋彰盜賊多有上同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七十四章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七十二章 和大怨必有餘怨七十九章 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六十七章 禍莫大於輕敵六十九章○黃氏日鈔鈔老子語爲二章一爲保身章一爲保國章今於黃氏已鈔者不錄

列子可取者曰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萬物無全用天瑞 生者理之必終者也終者不得不終亦如生者之不得不生上同 可以生而生天福也可以死而死天福也力命 一體之盈虛消息皆通於天地應於物類周穆王 人未必無獸心禽獸未必無人心黃帝 人而無義唯食而已是雞狗也彊食靡角勝者爲制是禽獸也爲

雞狗禽獸矣而欲人之尊己不可得也人不尊己則危辱及之矣說苑聖人不察存亡而察其所以然同上○此稱關尹子語治國之難在於知賢而不在自賢同上

莊子可取者曰眞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眞悲無聲而哀眞怒未發而威眞親未笑而和眞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眞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歡樂處喪則悲哀漁父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得於此則窮通爲寒暑風雨之序矣讓王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無以益其樂而已矣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今寄去則不樂由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故曰喪已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

之民（繕性）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德充符）有為

也欲當則緣於不得已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庚桑楚）為不善乎

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為不善乎幽閒之中者鬼得而誅之

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獨行（同上）兵莫憯於志鏌鋣為下寇莫

大於陰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同上）人

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為之戒者過也（達生）形

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水之性不雜則清莫

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刻意）聖人之靜也非

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鐃心者故靜也水靜則明燭鬚

眉平中準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況精神（天道）其耆欲深者其

天機淺（大宗師）凡外重者內拙（達生）小夫之知不離苞苴竿牘敝精

神乎蹇淺（列禦寇）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

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天地民知力竭則以僞繼之日出多僞士民安取不僞夫力不足則僞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則陽

商鞅書之可取者曰聖人爲法必使之明白易知定分聖人有必信之性又有使天下不得不信之法畫策國皆有潛法而無使法必行之法國皆有禁姦邪刑盜賊之法而無使姦邪盜賊必得之法同上人主使其民信如日月此無敵矣弱民今亂國不然恃吏吏雖衆同體一也禁使初假吏民姦詐之本而求端慤其末禹不能以使十人之衆庸主安能以御一國之民愼法無術術則邪官不及爲私利於民而百官之情不相稽墾令凡人臣之事君也多以主所好事君君好法也則臣以法事君君好言也則臣以言

事君（修權）有土者不可以言貧有民者不可以言弱地誠任不患無財民誠用不畏强暴（錯法）國富則淫淫則有蝨有蝨則弱（說民）農則樸樸則安其居而惡出（算地）故其國刑不可惡而爵祿不足務也此亡國之兆也（同上）兵法大戰勝逐北無過十里小戰勝逐北無過五里兵起而程敵政不若者勿與戰食不若者勿與久敵衆勿爲客敵盡不如擊之勿疑故曰兵大律在謹（戰法）故王兵之政使民怯於邑鬭而勇於寇戰（同上）國亂者民多私義兵弱者民多私勇則削國之所以（句）取爵祿者多塗人亡國之所以（畫策）

韓非子之可取者曰安危在是非不在於强弱存亡在虛實不在於衆寡（安危）至治之國有賞罰而無喜怒（用人）利莫長於簡福莫久於安（大體）書約而弟子辯法省而民訟簡（八說）法莫如一而使民知之（五蠹）小信成則大信立故明主積於信（外儲說左上）利所禁禁所

利雖神不行譽所罪毀所賞雖堯不治外儲說左中聞有吏雖亂而有獨善之民不聞有亂民而有獨治之吏故明主治吏不治民外儲說右明主之吏宰相必起於州部猛將必發於卒伍顯學下君盡己之能中君盡人之力上君盡人之智八經官職可以重求爵祿可以貨得者可亡也亡徵羣臣持祿養交行私道而不效公忠此謂明劫三守故爲人臣者窺覘其君心也無須臾之休而人主怠慠處其上此世所以有劫君弒主也備內

尹文子之可取者曰有理而無益於治者君子弗言有能而無益於事者君子弗爲君子非樂有言有益於治不得不言君子非樂有爲有益於事不得不爲大道上爲善使人不能得從此獨善也爲巧使人不能得爲此獨巧也未盡善巧之理爲善與衆行之爲巧與衆能之此善之善者巧之巧者也同上雖彌綸天地

籠絡萬品治道之外非羣生所餐挹聖人措而不言也（大道下）
尸子之可取者曰貴人者貴其心也（勸學）爵列者德行之舍也今天下貴爵列而賤德行是貴甘棠而賤召伯也亦反矣（上同）土積成嶽則楩柟豫章生焉水積成川則吞舟之魚生焉夫學之積也亦有所生也（上同）處之無益於義而處之此心之穢也道之無益於義而道之此言之穢也爲之無益於義而爲之此行之穢也（恕）胸中亂則擇其邪欲而去之（處道）食所以爲肥也壹飯而問人曰奚若則皆笑之夫治天下大事也今人皆壹飯而問奚若者也（上同）因井中視星所視不過數星自丘上以視則見其始出又見其入非明益也勢使然也夫私心井中也公心丘上也（廣澤）入於囹圄解於患難者則三族德之教之以仁義慈悌則終身無患而莫之德（貴言）謝微災與凶禍乃不重（意林引）義必利雖桀紂闘

龍逢紂殺王子比干猶謂義之必利也文選非有先生論注運命論注引中黃伯曰余左執太行之獶而右搏雕虎又願爲牛欲與象鬬以自試今二三子以爲義矣將懸乎試之夫貧窮太行之獶也疏賤者義之雕虎也而吾日遇之亦足以試矣後漢書張衡傳袁紹傳注引

呂氏春秋可取者曰凡生之長也順之也使生不順者欲也故聖人必先適欲高誘云適猶節也○重已物也者所以養性也非所以性養也今世之人惑者多以性養物則不知輕重也本生治欲者不於欲於性性者萬物之本也貴當精神安乎形而年壽得長焉長焉者非短而續之也畢其數也畢數之務在乎去害盡數人之老也形益衰而智益盛去宥耳不可以聽目不可以視口不可以食胷中大擾妄言想見臨死之上顛倒驚懼不知所爲用心如此豈不悲哉情欲精氣之集也必有入也集於羽鳥與爲飛揚集於走

獸與爲流行集於珠玉與爲精朗集於樹木與爲茂長集於聖人與爲敻明同上今夫攻者砥厲五兵侈衣美食發且有日矣所被攻者不樂非或聞之也神者先告也身在乎秦所親愛在於齊死而志氣不安精或往來也精通故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也一體而兩分同氣而異息若草莽之有華實也若樹木之有根心也雖異處而相通隱志相及痛疾相救憂思相感生則相歡死則相哀此之謂骨肉之親神出於忠而應乎心兩精相得豈待言哉同上君子之自行也動必緣義行必誠義俗雖謂之窮通也行不誠義動不緣義雖謂之通窮也然則君子之窮通有異乎俗者也高義外物豈可必哉君子之自行也敬人而不必見敬愛人而不必見愛敬愛人者己也見愛敬者人也君子必在己者不必在人者也必己人之情莫不有重莫不有輕有所重

則欲全之有所輕則以養所重伯夷叔齊此二士者皆出身棄生以立其意輕重先定也誠廉義小為之則小有福大為之則大有福別類擇先王之成法而法其所以為法察今失民心而立功名者未之曾有也順民凡人主必信信而又信誰人不親貴信信之為功大矣信立則虛言可以賞矣虛言可以賞則六合之內皆為已府矣信之所及盡制之矣同上不得其道而徒多其威威愈多民愈不用故威不可無用而不足專恃用民水鬱則為污樹鬱則為蠹草鬱則為蕢國亦有鬱生德不通民欲不達此國之鬱也國鬱久處則百惡並起而萬災叢至矣上下之相忍也由此出矣故聖王之貴豪士與忠臣也為其敢直言而決鬱塞也達鬱凡治國令其民爭行義也亂國令其民爭為不義也為欲故國亂非獨亂也又必召寇獨亂未必亡也召寇則無以存矣應同召類安危

榮辱之本在於主主之本在於宗廟宗廟之本在於民民之治亂在於有司（務本）使治亂存亡若高山之與深谿若白堊之與黑黍則無所用智雖愚猶可矣且治亂存亡則不然如可知如不可知如可見如不可見故智士賢者相與積心愁慮以求之（察微）千里而有一士比肩也累世而有一聖人繼踵也士與聖人之所自來若此其難也而治必待之治奚由至雖幸而有未必知也不知則與無賢同此治世之所以短而亂世之所以長也（觀世）

○呂氏春秋多采古儒家之說故可取者最多古之儒家多偉人名論其書雖亡其姓名雖湮毀而其言猶有存者令人發思古之幽情耳

東塾讀書記卷十二終